

那些花儿

na xie hua er

版式：杨彝

时间的恩赐

江少宾

我是到合肥之后，才认识广玉兰的。阜阳路上，长长的两排，椭圆形的叶子肥而厚，正面光滑，反面粗糙，无锯齿，像一把把临风轻摇的小蒲扇。我在乡村长大，蒲扇太熟悉了，盛夏的傍晚，梧桐树下，一张咿呀呀的小竹床。破旧的蒲扇握在母亲的手里，朦胧间，蒲扇在我身上“噗嗒”一声，又在妹妹身上“噗嗒”一声。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母亲扑的不是流萤，是蚊虫。在牌楼，竹床不叫竹床，叫“凉床”，不知道这个词是谁发明的，太准确了，睡到半夜，浑身凉涊涊的。星空是一方幽蓝的池塘，疏朗的星光从梧桐叶间漏下来，像一滩流泻的乳汁。离开牌楼这些年，我只在怀玉山撞见过一次儿时的星空——低矮的穹庐浮着一层毛玻璃，满天繁星贴在毛玻璃后面，水晶一样，仿佛就要涨破了……我时常遥想儿时的星空，也时常遥想母亲的蒲扇。

广玉兰开花有早有迟，在同一棵树上，能看到花开的各种形态。有碧绿如洗的花苞，如婴儿的脸，柔嫩可爱；有完全绽开的，花朵洁白而甜美，纺锤形的花蕊长约一寸。广玉兰花期不长，花型大，看上去像荷花。花瓣凋落之后，花蕊依旧挺立枝头，

长成一根两寸长的圆茎。圆茎四周，缀满了紫红色的小颗粒，那是广玉兰赖以孕育新生命的种子。这时候的广玉兰不再是一棵树，而是黄昏里瞌睡的老祖母——风风雨雨都过去了，如今四世同堂，余晖脉脉里，岁月安详。

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。飘萍于江湖，寄情于草木，中国自古就有歌咏草木的传统，但玉兰入诗却极少，一直到明朝，才偶现几首脱俗的玉兰诗，其中名气最大也写出了一点新意的，我以为是文徵明的这首《咏玉兰》：

绰约新妆玉有辉，素娥千队雪成围。我知姑射真仙子，天遣霓裳试羽衣。影落空阶初月冷，香生别院晚风微。玉环飞燕原相敌，笑比江梅不恨肥。

新开的玉兰洁白优雅，仿佛绰约多姿的女子，她刚刚妆过的面容散发出美玉一般的辉光。远看时，满树的花朵像无数穿着素衣的美人，又像雪花一样轻盈起舞，真是美不胜收啊……文徵明写的其实是白玉兰。白玉兰和广玉兰同属木兰科，白玉兰是落叶乔木，广玉兰是常绿乔木。白玉兰先开花，后长叶，广玉兰花叶同放。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花期——广玉兰的花期在初夏，白玉兰的花期在乍暖还寒

的早春。辛丑牛年立春早，暖得也早，小区里的白玉兰已经开了。昨晚散步，忽见枝上白白的一团，像月亮上蒙着一层薄云，清辉淡淡的，若有若无。白玉兰的幽香也是淡淡的，若有若无。

和馥郁的广玉兰相比，我更喜欢淡雅的白玉兰。“寒凝大地发春华”，这是大先生赞誉白玉兰的句子。白玉兰是坚韧的花，花蕾顶着寒风度过严冬，到了阳春，微风里，斜斜地伸展着枝干，无需绿叶陪衬，兀自一朵朵优雅宁静地绽放。那白色的温润的花瓣，飘逸不浮，有的倒挂，有的斜插，有的像一对情人在窃窃私语，有的像振翅欲飞的白蝴蝶……有一年，我去歙南寻访杞梓里——唯一被写入《资本论》的中国人王茂荫的故里——“杞”“梓”已无踪影，唯余深居厚宅，青石门阙犹在。我并不失望，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，周遭漫溢着明亮的春光。那株白玉兰是忽然间跳出来的，在那片由灰黑与翠绿勾勒出来的乡村世界里，白玉兰像一群浮在枝头的白鸽，太醒目了，几乎吓我一跳。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白玉兰，素净，冷然，拳头大小，三十三朵。这是谁家的院子呢？墙垣古

坐在花丛间

毕瑾

周末野游，田埂、溪岸、树篱间，满是蓝色、紫色、粉色小野花。一丛蓝色的阿拉伯婆婆纳在溪边招摇，小女转身让我蹲下，将手心里的细小的蓝花戴在我的发间，眯眼笑道：“妈妈跟花儿一样美！”

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，他们天真、烂漫，眼里、心里都是美，而这春天，何尝不是一首诗？那些花朵不就是诗眼？

能看见草丛里的花朵，就一定会在琐碎的日常中看见诗意，会多几分浪漫的情思，多几分生活的愉悦和幸福。

一年年，我们习惯性地播下种子，数着春天，期盼花期如约而至。一年年，时光漫漶，花谢花开，人生起起落落。因为心中有花，心中有美，我们满怀期盼，无所畏惧。

这正是天地间最美的时节。我们且坐在花丛间，说一说那些可爱可亲的人，想一想那些星星般明明灭灭的事，让忧伤和喜悦像花儿一样包裹着自己。



江少宾，安徽枞阳人，供职于媒体，业余写散文。先后获人民文学奖、老舍散文奖、冰心散文奖、西部文学奖等，著有散文集《爱着你的苦难》《回不去的故乡》等多部。

旧，一个妇人蹲在台阶上择菜，菜篮子旁边坐着一只懒洋洋的狗。她好奇地望了望我，一面在围裙上擦手，一面慢慢直起身来，兀自一笑。我有些惶惑——那一笑太熟悉了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

春风浩荡。沿途梅花都开了，盛花期已过，花瓣扑簌簌飘落。和花瓣一同飘落的还有时间。每一朵花，都是时间的恩赐——时间是伟大的创造者，也是伟大的破坏者。踟蹰在山间，我默念张枣的诗句，“望着窗外，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/梅花便落满了南山。”（《镜中》）